



时未寒◎著

# 碎空刀

SUI KONG D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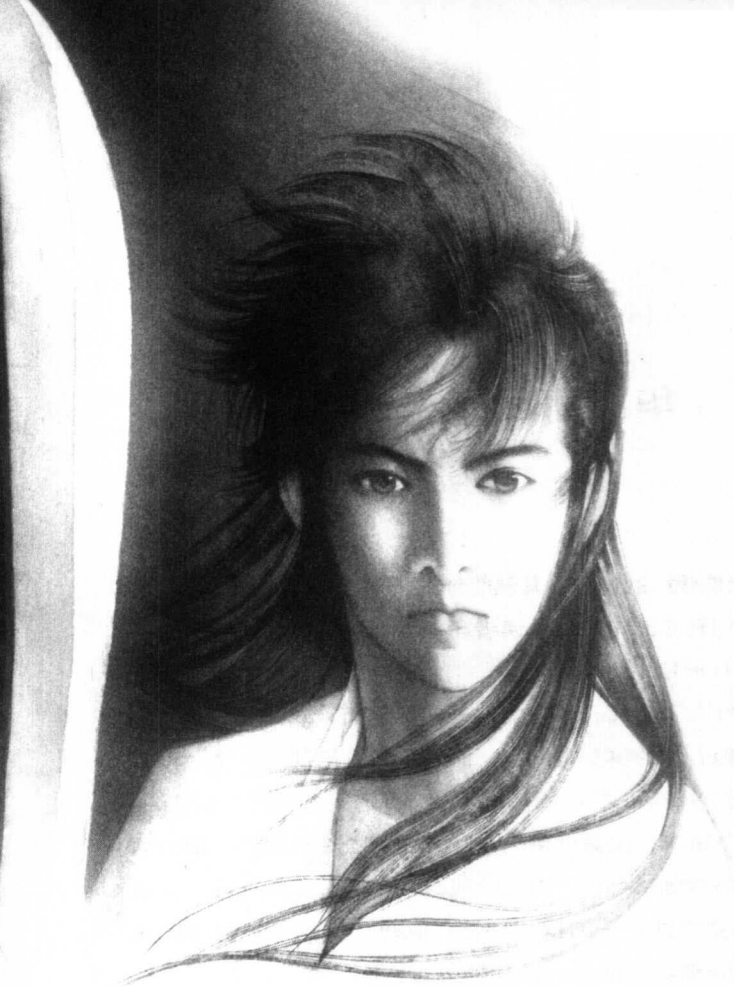
附录《破浪锥》

浊杯酒，种风情 照无眠，意难平

一杯一快意，一曲一温柔，敬你一杯血性豪情

碎头颅，不过一刀碎之

世界出版社  
WORLD PRESS



时未寒·著

# 碎空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空刀 / 时未寒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228-084-2

I. 碎... II. 时...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9239 号

### 碎空刀

---

策 划: 洋洋大观朱雀坊工作室

作 者: 时未寒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胡炜 李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http://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 × 980mm 1/16

字 数: 170 千 印张: 16.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84-2/I·027

定 价: 20.00 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华丽新世界

木剑客

那一场无涯的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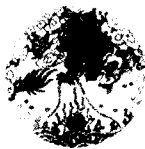
这是《今古传奇·武侠版》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了，有一次，副刊编辑做一个题目，征集创刊四五年间，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家作品中的一句话，这一句，成了TOP1。

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由这一句话里面，却藏着一段奇异的爱情。游侠叶风遇到他心仪的美女祝嫣红，此时祝嫣红已嫁为人妻。两人最终相爱，一起被困在忘心峰顶，忘心峰孤崖卓立，只有一条铁链与世连通。

嫣红身中“青丝媚”奇毒，生命危殆。与叶风一起立在铁链前，面对着虎狼一般的敌人。嫣红决然自杀身亡，以求叶风破围求生。生死之际，意乱情迷，叶风由此悟通碎空刀法，一刀砍去铁链，叹息，“这一场无涯的生啊，”然后转身对群贼轻声道：“你们一起上吧。”

一把好快刀，斩除掉人生的乱麻。何等的豪勇，而又一往情深。由这个三角恋的故事，看过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的读者，会想起李寻欢，在林诗音那里，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小李飞刀面对朋友之义与男女之情，摇摆不定，他的飞刀能够出现在他想象的地方，无法阻挡，他的感情，却像一团自己也会迷失掉的浓雾。在这一团浓雾里，慢慢涌现出无数豪勇而忧郁的江湖故事，古龙通过这一些江湖故事，来表现他推理与侦探的才能，来刻写他用存在主义的人生观改造过的江湖。

时未寒却不去理会这些，隐藏在《碎空刀》背后的作者，正是像叶风这样的少侠，他悟出了一把快刀，由经典的武侠作家那里，习得了简便的招式。用温瑞安的华丽流畅的文字，来写古龙的温暖而深情的江湖，他笔下的侠客，又念念不忘黄易式的侠客那执着于武道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以他的青春侠气，一以贯之，并没有移花接木的生硬与古怪。他的刀法，又快又流畅，读者看到，不免有“遥望瀑布挂前川”之感。所以我觉得，时未寒在创造一



种新的武侠。

这种新的武侠，最为明显的审美风格是华丽。而华丽，对一种文学风尚而言，只是开始。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潮，是以唯美主义开始的。汉魏五言诗的源头，正是离骚等这样华丽的大赋。在很多时候，华丽，就像新娘子的红盖头一样，一被掀开，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它说明作家们已发现了全新的世界，作家们首先，在文字上，有了自信。

相信不久之后，激荡在时未寒胸中的，这样不可遏制的春春侠气，就要被新武侠的种种沟渠规范起来，由此出发，去寻找更加丰富而复杂的故事，去附丽更加多变而有深度的人物，去组成一个深沉而广阔的江湖。

他结构恢宏的偷天换日系列，也正是这样的作品，《碎空刀》，不过是这一部丰饶而瑰丽的交响乐的一个华丽的序章罢了。



# 目 录

华丽新世界

|      |      |      |      |      |      |           |
|------|------|------|------|------|------|-----------|
| 14   | 13   | 11   | 9    | 5    | 1    | 1         |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第一章·*相见欢* |
| *求思* | *作对* | *碎空* | *军令* | *面子* | *钉子* |           |



|     |     |     |     |     |     |           |
|-----|-----|-----|-----|-----|-----|-----------|
| 33  | 31  | 27  | 23  | 21  | 17  | 17        |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第二章·*破阵子* |
| *赌* | *手* | *破* | *局* | *炊* | *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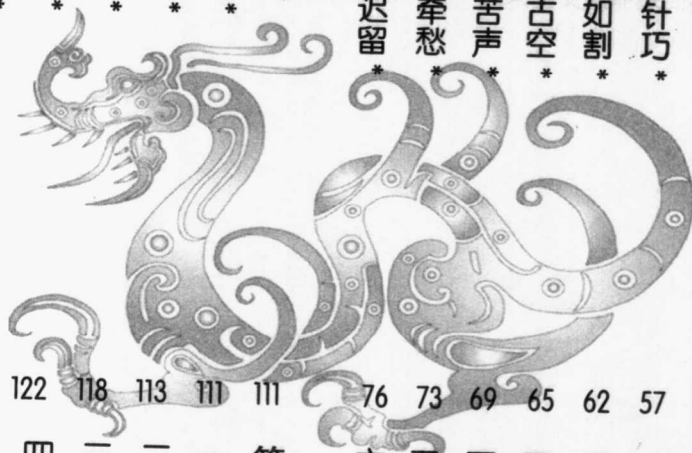
# 碎空刀

## 第三章：\*解连环\*

- 38 一 \*指：孤指敢将夸针巧\*
- 38 二 \*刀：宝刀缕切旋如割\*
- 44 三 \*拳：一拳辟易万古空\*
- 48 四 \*剑：弹剑作歌奏苦声\*
- 51 五 \*容：掩容敛目意牵愁\*
- 53 六 \*计：解计连环漫迟留\*

## 第五章：\*定风波\*

- 82 一 \*剑之决断在于利\*
- 86 二 \*情之惘然在于通\*
- 90 三 \*音之慑魂在于怖\*
- 96 四 \*侠之豪情在于气\*
- 100 五 \*拳之贯通在于劲\*
- 107 六 \*刀之风神在于光\*



## 第四章：\*满庭芳\*

- 57 一 \*浊杯酒\*
- 62 二 \*意难平\*
- 65 三 \*语惊秋\*
- 69 四 \*种风情\*
- 73 五 \*照无眠\*
- 76 六 \*同君酌\*

## 第六章：\*锦缠道\*

- 111 一 \*一步一从容\*
- 113 二 \*一杯一快意\*
- 118 三 \*一曲一温柔\*
- 122 四 \*一击一节奏\*
- 126 五 \*一刀一虚空\*
- 130 六 \*一生一寻欢\*



# 碎空刀

- 193 187 183 177 172 166 166 159 154 148 144 140 135 135
-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第八章：\*点绛唇\*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第七章：\*水龙吟\*
- \*那一场无涯的生\*
- \*青丝之媚\*
- \*最急是晚风，最瘦是黄花\*
- \*敬你一杯血性豪情\*
- \*忘心之风\*
- \*大好头颅，不过一刀碎之\*
- \*六马仰秣水龙音催神夺\*
- \*五味心事更与谁人诉说\*
- \*四海眼空昂奋铁马赤髯\*
- \*三滴珠泪好梦留人安睡\*
- \*二音震谷啸望天涯长路\*
- \*一语奇突揖别旧日樊笼\*

- 255 248 242 237 232 226 221 215 209 206 203 199 199
- 后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将军系列之一 《破浪锥》
- 记 那一锥破了前生往世的恩怨
- 聆道
- 怖
- 往事比斯人更憔悴
- 做人可以中庸做事就要极端
- 欠你一道伤口
- 蓝月、蓝星、蓝光
- 星星漫天
- 惊梦惊梦无涯无涯
- 恨她的美丽
- 楔子 公子姓魏







## 第一章：\* 相见欢 \*

——水无定、花有尽、会相逢。可是人生长在、别离中。

### 一、\* 钉子 \*

直到今天，祝嫣红还依然记得那日的阳光，那么柔和，那么清爽，那么——泰然……

那时风凛冽的气氛是凝重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被屈辱后的愤怒，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面对将至的绝境一筹莫展。

但，只除了祝嫣红。

她在看那八月初秋的阳光，她在怡然地感受那阳光的味道，望着阳光从天窗中漫洒下来，悠然落在厅堂中，所过之处清晰地看得见小粒的微尘被轻风吹动，在房间中流漫着、窜动着，仿佛在接受一场纯净的洗礼。

她感受着那阳光慢慢悠悠地爬上门槛、窗棂、桌椅、梁柱，再慢慢地爬上每一个人的脸，踽踽而行。

那时她想，今天的阳光好像有一种四平八稳的韵味……

四平八稳的阳光下坐着一个四平八稳的人。那是祝嫣红的丈夫——五剑联盟的盟主雷怒。

雷怒没有怒。他的脸还是如一贯般板得严严的，没有任何表情。他的手还是很稳定，紧紧握在那把陪了他十八年的“怒剑”上，满布青筋，盘根错节。



“只有你们八个人了吗？”雷怒平静地问道，其实他完全知道答案是什么。他之所以要问，只是因为他不想让身边最后留下的八个人感觉到他对局势的无能为力，他必须用言语来扭转心理上的压力。

“洪荒剑”江执峰恭恭敬敬地拱手答道：“禀盟主，自从收到将军令后，我们遵从盟主的意思让本盟弟子自行决定是否留下与山庄共存亡，十余天来每日都有人弃下兵刃离开五剑山庄。到现在为止，整个五剑联盟，留下来的就只有我们八个人。”顿了顿，江执峰毅然道：“我们八人已决意与盟主共进退，力抗将军令。”

雷怒沉思片刻，拍桌而起，“从今天起，江湖上再也没有什么五剑联盟，我也不再是什么五剑联盟的盟主。”他一脸坚决，缓缓道：“我们是兄弟，同生共死的兄弟！”

雷怒的声音很大，也很豪气，他握剑的手还是那么稳定，没有一丝的颤抖。

可是就在那一刻，站在雷怒身后的祝嫣红就着肆虐于堂中慢慢攀上他后颈的阳光，在他那粗短的脖子、暴起的青筋上看到了一滴汗水，缓缓地淌下他的脖颈，像一条蹒跚而下的小虫子，钻入他的衣领。

“八个人？”她想着，到这个时候雷怒也没有把自己算到其中吗？她是什么呢？他的女人，他的附属，或者只是他的一个玩物？

于是她笑了，无声地笑。笑意先从她的面上扩散开，慢慢在她嘴角凝成一弯妩媚，在她脸上浮起一抹嫣红，在肃穆而充斥着一股冰冷的厅堂中溶化开来，遁入阳光中……

雷怒感应到祝嫣红的笑，奇怪地回头看了她一眼，心里不免有些涩涩的歉疚。

在这种人人只顾逃生的情况下，她没有离开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她爱他？在意曾经作为盟主夫人的风光？还是因为她已经无处可去？

雷怒暗中摇摇头，竭力驱赶心中那一丝不能释怀的疑虑。

——无论如何，她留下来了，不是为了什么五剑联盟，只是为了我！

这，就足够了！

“雷盟主错了，不是八个人，是十个人。”一个声音淡淡地在门口响起。



“呛”！除了雷怒与祝嫣红，厅中的八个人同时抽出了剑，剑有八把，拔剑的声音只有整齐的一下。

雷怒没有拔剑，虽然他的震讶绝不下于八个手下，可他要保持他的冷静。作为一个统领者，如果你失去了冷静，那将会让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手下的每一个人，从而丧失了仅有的战志。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将军令已传来十天后，如果还丧失了战志，那就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死！

来人竟然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风凛阁外，尤其在此风雨欲来：人人戒备的情况下，更是让人难以相信！

这世上果真有能在五剑联盟盟主雷怒与其八大护法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出现的人吗？

有！因为，他已经出现了。

那个年轻人就随随便便地站在厅口，手里掌着一方黑黝黝的令牌，阳光仿佛一下暗哑起来，因为那枚令牌正是江湖上闻之色变的将军令！

这已是五剑山庄收到的第二面将军令了。

第一次收到将军令是十天前，十天前送来将军令的人是将军府上的一个哑仆。

那个哑仆面相漠然，右脚尚有残疾，但没有人敢小看他，因为他在三招间击倒了门口六名五剑联盟的弟子，更与五剑联盟八大护法中的“擒天剑”关离星硬拼半招后才走入风凛阁，恭恭敬敬地对雷怒献上将军令。

随同将军令的还有一封信，里面只有九个字：一个月内解散五剑盟！

军令初至，莫敢不从；军令再至，莫与争锋；军令三至，血流成河！

于是偌大的五剑联盟顷刻瓦解崩析，只剩下在堂中的这几人——五剑联盟的盟主雷怒与他手下的八大护法。

这一次，将军令带来的又是什么？

雷怒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盯在那方让他不得不面对众叛亲离的境地的将军令上，呼吸好像也不能顺畅了。

那面将军令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令江湖上大好男儿的热血凝冰，肝胆怯懦？



可是，那个年轻人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握着将军令，那么自然，那么安详，就像是一个老车夫握着他的马鞭，就像一个卖花女子提着她的花篮……

他面色亦是漠然，却非像那个哑仆有种猛兽噬食般的狞恶，而是有种万事不萦于怀的素淡，就如一点也没有将这一方令牌放在心上。

那让人见之凜然的将军令在他手上没有产生一丝威胁感，绝无以往手执将军令之人扑面而来的那股肃杀之气，与他就像两个绝不相容的物质。令归令，他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只不过适逢其会地拿住了将军令而已！

雷怒努力将目光从将军令上移开，冷冷看着来人问道：“还有两个人是谁？”

来人笑了，就像满室的阳光突然全都聚集在他原本冰冷的面容上，破开了一线生机，他轻轻一掷，将军令就像是一片羽毛般飘到雷怒的案头，令击在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显是劲力甚重，可桌上的物品却不见一丝的晃动。

“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尊夫人，另一个当然就是我！”年轻人淡淡地道。

他并不高，可总是给人一种笔直的感觉，就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了地上，让人觉得什么样的力量也很难将他推倒……

那枚钉子也一下子钉在了祝嫣红的心上，扎得很深很深，仿佛轻轻一动就会引发蚀骨的疼痛。

于是当所有人都围住那个年轻人的时候，祝嫣红不敢动，怕动一下就会让那枚钉子钉错了地方，不能深深地钉入她的身体……

在那一刹，她只知道这个蓦然间从门口传来的声音很好听，有一种坚定的意味，比起丈夫和他手下绷得紧紧的声音，少了三分肃杀，多了三分从容；最后，还有一分淡泊。

于是当所有目光都集中在那一方黑黝黝的令牌的时候，她是唯一盯着他的脸的人。

所以直到今天，祝嫣红还记得那日的阳光，那么柔和，那么清爽，那么——泰然……

所以直到今天，祝嫣红还想不清楚：那天的阳光原本便是如此的绚烂，还是因为他的出现将死寂的阳光揉碎洗褪后，再赋予了一线破晓的生机！？



## 二、\* 面子 \*

“雷怒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衣色光鲜的中年人上得酒楼来，径直走向临窗而坐的一个看似落魄的老人，轻轻问道。

老人不为所动，看着杯中的酒，“这句话值十两银子。”

“啪”！一锭纹银重重拍在桌上，周围的杯盏却丝毫不动，就连杯中的酒水也未见一丝波纹。

那锭银子只怕足有二十两。

老人像是什么也没看到一样摇摇头，“我既然说是十两，便是多一钱也是不会要的。你可听说过吴戏言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么？”

中年人大笑，“好一个君无戏言，你可听说过我有把给出去的银子还收回来的道理么？”

那个老人抬头看看那个中年人，“大总管果是有大总管的风度，只是不知你是来问话还是来摆威风的？”

中年人正是京师中明将军府上的大总管、与明将军并称为江湖邪道六大宗师之一、以一双寒浸掌驰名天下的水知寒。

而这个看似落魄的老人乃是江湖上人称“君无戏言”的吴戏言，自称对江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却又摆明价码出卖情报，从不买任何人的账。他为人游戏风尘，亦正亦邪。此时就是面对京师中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府大总管，亦是冷嘲热讽。

水知寒眼中精光一闪而逝，用手指夹住那锭纹银，呵呵而笑，“吴先生且莫动气，是水某的不是。只是这一指剪下去，若是多了或是少了半钱，却如何是好？”

吴戏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总管太谦逊了，你那双手剪下来的东西若是有了半分差欠，我便从此戒酒不饮。”

“叮”的一声，那锭纹银应声而裂，便若刀劈斧削般的齐整。

吴戏言欣然将半块纹银放入怀里，“水总管刚才的问题只怕不是表面上



的那么简单吧。”

水知寒笑道：“你且说来。”

吴戏言再缓缓倒上一杯酒，眼中泛起一丝郁色，“雷怒出身江南霹雳堂，为堂主雷乱风第六子，却自小认定本门武功多取自于霹雳堂的火器之威，是以反投江南各大剑宗，用九年时间习得七套剑法，再四处寻访名师，终至剑法大成。五年前更是联合江南流影、追风、弄月、奔雷、啸电五门，成立了五剑联盟，被公推为盟主，其势力已远远凌驾在江南诸门派之上，以致被有志一统江湖的明将军所忌。十二日前明将军公然下发将军令，令雷怒在一个月内解散五剑联盟，不然……嘿嘿，水总管自是不用我说下去了。”

水知寒抚掌大笑，“这些回答好像并不是我本来要问的问题，我要知道的是雷怒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性格是什么样，他的喜怒是什么，他有什么特别的嗜好……”

吴戏言再饮一杯酒，“五十两。”

水知寒奇道，“为何突然要这么高的价格？”

吴戏言叹了口气，“是五十两黄金。”

水知寒眼望自己摆在桌上的那双手，再不做声。

这双手若是剪住一个人的喉咙，是不是也像剪在那锭银子上一样？

吴戏言眼中的郁色更浓，“我并非是漫天要价，这些情报来自手下的几百人，我至少要给他们一个交待。”

水知寒的目光依然盯着自己的手，“‘君无戏言’说的话谁敢不信？我亦相信你的情报值五十两黄金。但我今日并未带这许多的银两，可是要我命手下去将军府取来吗？”

吴戏言叹道：“最可恨的就是我这个‘君无戏言’的招牌，不然我大可回答水总管一声‘不知道’，亦免得现在如此为难。”

水知寒冷冷道：“你有什么为难的？”

吴戏言道：“只要水总管答应我一件事，这个情报可以免费送上。”

水知寒眼光终于从自己的手上离开，“说。”

“我只要水总管保证解决五剑联盟这件事之前不要再来问我任何问题。”

水知寒大笑，“好，一个月之内，我绝不会再来找你，也不会过问你的任何事。”

吴戏言喃喃道：“还是给我半年吧。”



水知寒目中神光再现，“吴先生认为将军府不能在一个月之内解决这件事吗？”

吴戏言无言，竟似默认。

水知寒思索良久，“我答应你。”

吴戏言精神大振，一整面容，“雷怒性格果敢，擅于寻险出击，当年孤身刺杀媚云教左使邓宫是其成名之始。他独自一人化装为媚云教徒，于法教大会上一击伏杀邓宫，再趁乱逃走，其胆色可见。他最爱的东西有三样，一者名剑，其名为‘怒’，乃是他从不离身的兵刃；二者美人，其妻嫣红，是江南大儒祝仲宁之女，当年雷怒收集了十一幅历代名人字画，方得以打动祝仲宁之心，将他的宝贝女儿娶了过来；这第三样最爱嘛，却是爱面子……”

水知寒失笑道：“雷怒的名剑与美人早有所闻，可这爱面子一说倒是第一次听到。”

吴戏言点点头，“雷怒自幼便被视为霹雳堂新一代掌门的接班人，天资绝高，是以才能习透江南诸门的七套剑法。不过正是因为从小骄狂，所以才极重名声，创五剑联盟时为了怕给人诟病，一再明申江湖与霹雳堂脱离关系，便是怕旁人指责其功业全是来自于霹雳堂的威势。江湖上只道雷怒的高傲，却不知根底全在于他爱惜名声，纵观其人，只怕最爱的不是名剑与美人，而是那一分面子……”

水知寒心下赞同，现在他已觉得所花的代价并不冤枉了。

吴戏言见水知寒面露满意之色，再斟一杯酒，“我知道水总管要问的其实并不是雷怒这个人以及五剑联盟有什么实力，而是要问他会怎么面对将军令吧？”

水知寒缓缓颌首。

吴戏言续道：“雷怒虽是统领了五大剑派，手下能人不少，但毕竟五派各有尊长，平日共振五派威名时当然是合力对外，无往不利，但真惹上了将军府这样的大敌，只怕均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不过雷怒为人刚硬，初出道时仗着霹雳堂的威名，后来便全凭渐渐坐大的势力，从未逢过什么挫折，加上其死要面子，所以这一次就算是众叛亲离，也必是集残部与将军一战，堂堂五剑联盟，若是怀着拼死之志与将军周旋，只怕亦是不好应付……”

水知寒冷然道：“螳臂当车，何足道哉！”



吴戏言叹道：“雷怒联合五派本身没有错，只是错在锋芒太露，不懂低调行事，以致为明将军所忌。其实五剑联盟虽然势大，却也远抵不上将军府的实力，明将军之所以要拿五剑联盟开刀，无非是想看看江湖中人的反应，是以才留下一个月的时间，静等江湖上不服明将军的各路好汉前来援手，届时再一网打尽。不过雷怒亦应是知情势之人，明知不敌为何还要紧守五剑山庄，其中恐怕还另有别情……”

水知寒眼中杀机一现，漠然道：“你说得太多了。”

吴戏言垂下双目，“我人虽老了，一双眼却还是很利，总管既然答应了我的条件，我自当把所知道的情报全盘奉上，以免砸了自己的招牌。”

水知寒饮下一杯酒，“你的话让我听到还不妨事，若是让将军知道了，只怕你走不出京师。”

吴戏言低声道：“所以这个交易是与总管做的，我今晚就会离京。”

水知寒朗笑道：“我既答应你在这个月内解决五剑联盟前不理你的事，你急什么？”

吴戏言涩然道：“水总管莫忘了我们说的是半年……”

水知寒终于动容，“所谓时势造英雄！雷怒虽是武功不凡，但若是来到京师，在此藏龙卧虎之地，只怕也根本排不上座次。五剑山庄不过是仗着身处江南，远离将军府的势力，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你却为何很有把握将军府不能在一个月荡平五剑山庄？”

吴戏言道：“虽然江南霹雳堂声明不再管雷怒的事，而且江湖上大多趋炎附势之徒，当日五剑联盟如日中天，当然是趋之若鹜，而此时对五剑联盟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已是够好了。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是绝不会不管这件事的，而他此刻应该就在五剑山庄中。”

水知寒眉尖一挑，“谁？”

“有事禀报总管。”一个剑客急匆匆地登上酒楼，正是将军府上的“单剑指天”苏非奇。

“什么事？”水知寒见苏非奇不及施礼，知道必是有了大事。

苏非奇沉声道：“送第二道将军令的哑仆横死江南，将军令不知所踪，尸体已被人送了回来。”

水知寒一怔，“哦，可查出是何人所伤？”





“哑仆全身并无伤痕，只有额头到胸腹间一道淡淡的红线。据鬼先生察看，应是刀气所伤。”苏非奇口中所说的鬼先生乃是将军府上的第三号人物鬼失惊，其所辖二十八名弟子，以二十八星宿为名，江湖人称为“星星漫天”，均是杀人于无形间的超级杀手。

鬼失惊是公认几百年来江湖上最强横的杀手，被人称之为黑道杀手之王，与白道杀手虫大师齐名于世，在将军府中排名也仅在明将军与大总管水知寒之下。

水知寒沉吟道：“鬼先生还有什么话说？”

苏非奇道：“鬼先生说 he 认得这柄刀。”

水知寒浑身一震，望向吴戏言，“我已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 三、\* 军令 \*

雷怒静静地拿起被掷在桌边的将军令，其令不过二寸见方，入手沉重无比，色泽黝黑如墨，抚之似滑似涩，可以感觉到一丝幽冷的寒意。

十二天前接到将军令时，雷怒曾用他那柄无坚不摧的怒剑向其劈去，却不能损其分毫。料想应是关外玄铁精制而成，高温难化，也不知将军府是用何方法铸成的。

江湖上能人众多，能用玄铁炼制成的器具虽不多见，但也不足为奇。然而当这样一面小小的令牌上刻下一个“明”字的时候，它所意味着的就绝不仅仅是一面令牌了，而是天下第一高手明将军的战书。

明将军身为朝廷大将军，威势震荡四野，当年只用五年时间平定北疆，逼迫关外各族对中土俯首称臣，对外一战功成后转而安定内务，首当其冲的就是江湖上各门各派。

这数年来，明将军威诱并用，令江湖上无数门派服膺。

黑道六大宗师中，水知寒身为将军府的大总管，川东龙判官主动向明将军示好，湘西鬼城历轻笙更是派弟子投向将军府效力，只有南风风念钟与北雪雪纷飞不为所动。